

中國政治與民生哲學

吳東春仲

中國政治與民生詰學

鄭象沅署



中華民國三十二年 二月十日 湘鄉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五月五日 重慶二版
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十一月十二日 南京三版

版權所
翻印必究

發行者 翼社

承印者 建業印刷廠

中國政治與民生哲學自序

古今天下之治本於道，古今郵治之道本於心。心也者，合天理人情而一者也。其心振則隆；其心靡則替。其心存則治；其心亡則亂。堯舜文武振而存其心者也。夏桀商紂靡而失其心者也，夫一國一民族存亡興壞之迹或異，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莫不同。蓋民心之振靡邪正；有以感乎天，而肇乎人矣。董子賢良策有云：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，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。又曰：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不變；道亦不變。縱世異事遷，而天人之道弗殊。人其爲天地之心乎？天以是心覆幬庶彙，地以是心載長羣生，人以是心建中立極；代天牧養元元。故曰：天地一心；中國一人。天地一大人也；人一小天地也。三才並尊，天地人一元也。孔子曰：天地之性，人

爲貴。人能弘道；非道弘人也。則治亂廢興在於己，此君子之所以理天地歟？吾國爲政之道，自古務精一執中，體天地不易之德，行天地日新之化，而殷於民者也。仲尼上懿唐虞，下悼桀紂，以六經立人道萬禩之極，其大本大經，簡嚴易直而天人備，體明用達，理一而分殊，萬法而歸一，運天下於一心焉！方望溪讀經謂：聖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達之也！聖人之經所以傳天心而播之也！至矣哉！往聖經世緯民之道，非真能參天究化者，孰克與於此？默三至五歲受詩書孝經於先妣儀孝老人，六至十二歲受易春秋諸子於先子伯公。稚齒含經，童心味道，咕嚕憨嬉，若明若昧，若解若惑，顧嗜而樂之，輒昕夕依母側，牽衣問字，孜孜忘疲，罔輟寒暑，稍稍長而涉世，而從政，猥以鴛鴦，亦與樹人立法之業，校士選賢之典，邇且獲觀於禦侮定國之猷有年矣。乃顛沛坎坷，憂邦滋酷，風雲恫撫，覘變

漸深，彌嘆唯哲人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止，竊欲載自奮督，以體國經野而上躋聖域。客夏銜命於役湘南，公暇得於烽火沸天中，重履桑梓，省先人敝廬，發陳篇，理故業。迺益見吾儒所以爲天下國家者，心法之廣大，義蘊之精微，默契化育之端，冥會天人之際，愴然而有感焉！自維疎庸，學殖荒落，智不足以燭理，勇差堪以衛道，茲弗揆禱昧，闡中外安危之由，稽古今得失之故，思易繁出處默語之義，效史遷託於無能之辭，爲是短編，爰敬舉軒轅、夏禹、孔子、張子、王子、孫公爲六宗，以該攝中華民族有史五千年之文化學術，而揭櫫政治大道，民生哲學之正統。編都五章，約二萬言，戰時載籍放失，詳考末由，不免紕繆，聊貢直愚，就正有道，敢云言行所以動天地哉。然作意所涵，尙有宜提供治學從政之參證者數事，

一曰：欲明經致用，必先知經學史，欲正學術必先正心術，始可言政教也。經學有史，所以紀其源流正變得失者也。蓋不考其源流無由通古今之變，不明其正變無以定取舍之則，不檢其得失，無從獲嚮往之途也。且夫一國學術，固常隨其國運爲盛衰，因其國統爲分合，並依世爲推移者焉！至洪荒邈矣，文獻鮮徵，迄軒轅創文明，備制作，史云：言六藝者皆折衷於孔子。是以言文獻必祖軒轅，治政學必宗孔子。夫羣書之燬於秦火，而經學之昌於漢世，人皆知之矣。然聖經復阨於漢蠹，則世有未盡知者。

前漢末之劉歆，後漢末之王肅，兩漢之二大經蠹也。歆爲劉向子，挾父業

向爲成帝光祿大夫奉詔校經傳諸子詩賦
向卒哀帝使其子侍中奉車都尉歆繼之

乘莽變，謂刼後編殘簡脫，乃託辭魯共王

發書孔子壁，及獲逸民間頽垣，剏造古文

今所謂籀書即歧陽石鼓鐘鼎等奇書

諸經，汨亂漢初今

文即隸書如熹平石經等
隸在當時猶今之正階

師法，曲學阿世，敢操筆進退孔子，遍竄羣經而奏其七

略，以文新莽之奸逆。其所亂者如於易僞撰序卦周易雜卦，春秋僞以左氏詩以二毛，禮以明堂諸說，書以周官泰誓等，復於哀平間突出費氏高氏易。其學行於新，近代所謂僞經新學者也。肅乃王朗子，入吳而仕於魏，佐司馬氏纂魏，詭託孔氏，僞作孔安國尙書傳序，論語孝經註，孔子家語孔叢子等書，不惟毀漢學，並鄭學亦亂之。

鄭康成當時綜合今古文箋註羣書著六藝論等立言百萬去古義不甚遠

其

說行於晉，以啓晉人之浮靡，日去眞醇矣。歆肅所蝕諸經，大都詳漢書儒林傳辨僞，史漢胥稱安國早逝，不云有撰述，宋朱子亦言孔尙書序不類西漢文字吳棫亦指其僞，明梅賾尙書考異，清閻若璩古文疏證，歷代通儒胥有駁正。王弼何晏祖尙范寧等常論二人誣聖害世，禍烈於秦燔，臯浮於桀紂。噫！劉王黨附纂逆。烏知聖經，蓋心術壞者，才藝適以濟惡，其流毒二千載，而人罔覺，亦酷已。此先哲修齊治平之教，所以務先正其心也，

後世爲國，有脩史校書編纂之責者，任人可不愼歟！夫明經必宗漢，顧漢學有今古文之判，經有真僞之別，前漢武宣之世，黜百家，章六經，一尊孔子，以今文學昌明大義微言，兼義理訓詁之長，純正精實，尙躬行，以禹貢治河，以洪範察變，以春秋決獄，以三百五篇作諫書。其時公卿大夫士吏，莫不通一藝而究其效用，循吏多以經術飾政績，移易風俗，漢治殷民近古，殆由於此。三代以降，政教風化之美，未有逮漢者，詎非尊經致用之徵乎？惟春秋經世之志，太平之義，禮運天下爲公，大同之象，尙未盡行。此顧亭林於光武明章，雖有變齊至魯之功，而嘆其未純乎道焉！光武中興，弘獎經術，起太學，建三雍，明帝繼之，帝正坐講經，羣儒執經問難，冠帶搢紳園橋門而觀聽者以億萬計，復爲功臣子孫族屬廣立校舍，選能授業，自期門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經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弟入學，懿歟！

休哉！盛於永平矣！迄順帝更修黌舍，增學科，梁太后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，皆令子弟入學，四方負笈至者達三萬餘人，開自古太學人才濟濟未有之局，然此後章句既疎，華而不實，儒風寢微，政教隨替，蓋以後漢學雜古文，經義湮晦，遂致炎漢經學盛極而漸衰矣。魏晉競尚辭藻，於經術殊鮮表現，數百年中師訓紛綸，無所取正。隨文崛起，頓其天綱，平一字海，於是九州強學之士，靡不自千里追師而至，講誦弗絕於途，中州學術，盛極一時，惟其晚年不悅儒，學校遂廢，祇存國子一所；煬帝立，復開國子庠序郡縣之學，徵辟儒者，使相與講論得失，以資摯考。時有信都劉士元，河間劉光伯，學通南北古今，議疏羣經，人咸宗之，世稱隋之二劉，冠冕一代，唐人作疏詩書，皆取則焉！有隋於文獻建樹甚偉，然以祚短，名實爲唐所掩耳。唐太宗以一戎衣而定天下，感儒學多門，章句蕪雜。詔

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立五經正義，頒行於永徽四年，翌年明經，依此考試。自唐至宋，明經校士，皆遵是本，以經學論，自漢以降，未有統一制度若此之大且久者，此經學之有關試政制度者也。且唐就東漢以來所稱六藝九種七略者，釐訂爲經史子集四大部，開後世四部之法。歷朝國家藏書之富，莫開元若。越漢熹平石經刊後五百餘載，而唐有開成石經出，固斷代之盛典，尊經之遺型也。熹平石經以年湮而佚，開成石經雖校刊未盡善，聊足彌學者之缺憾，其有裨經學亦大。工部尙書陳商，非以治經鳴者，而克辨春秋爲經，左傳乃史，其識超越俗流，有足多焉。後世有倡六經皆史者，徒見其失已。迄宋諸儒於經，初尙義理，唯漸趨於虛寂，王介甫創三經新義，於是士多好標新異，唾棄漢學，取士易帖經爲墨義，啓時文蹈空之習，王尋自悔變天下秀才爲學究。顧頤風日下，雖有關閩濂洛諸賢

亦莫之能廻，元承宋敝，益不可振，故經學至宋元實爲積衰時代。明當宋元衰罷之餘，剝極思復，季世迺有大儒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義諸子出，胥負絕人之姿，爲世所不爲之學。欲相與振宗風，拾墜緒，繼聖學，以挽五百年旣倒之狂潮。船山尤傑立孤風，高出近古，嘗言：六經由我開生面，並發揮民族民權之義，著書百萬言，迨清始毛奇齡閻若璩等踵起，亦學有淵源，復被王黃顧諸儒倡導之流風，遂能擷漢宋之長，以展清初經學復盛之局。至清末，國父孫公廣孔孟經世長民之心法，集千古政治民生哲學之大成，以奠中華民國，此吾國經學歷史有關政教興衰之大略也。

二曰：今後一切建設宜先本以建人極也。近競言建設，日囂塵上矣。然戰時戰後之待舉者百端孰先！曰建先本。其本維何？人極是已。人極維何？以民族正氣與法治精神樹其律已輔世之標準是已。孔曰：務本，成仁

孟曰：養浩，取義。文信國正氣歌曰：是氣所磅礴，凜烈萬古存，當其貫日月，生死安足論，地維賴以立，天柱賴以尊，三綱實繫命，道義爲之根。至今讀之，莫不志奮神悚，赫濯如見其人。民族正氣者，迺乾坤之灝氣，人道之極則。民族之生命也。夫天高矣！地博矣！人蔚然秀挺其間，不立其極，奚以配天地而並峙以久大其德業耶？子輿氏謂：立天下之正位，行天下之大道者，斯繼天而立人極也。極者正大之體，居中而四方之取正焉者也。先哲立國牧民之道，允執厥中而無過不及者，則極建矣。故曰：極者福之本，福者極之效，極之所建，福之所集也。洪範曰：無反無側，王道正直，會其有極，歸其有極，此之謂也。吾鄉羅羅山曰：繼天立極者，豈有他哉！亦在有以安民而已。皋陶謨曰：知人則哲，安民則惠，黎民懷之。則於建極之義，思過半矣！殆卽今日所謂民主者也。先烈邵元冲

先生於二十五年一二八紀念日，序其所選輯之民族正氣文鈔有曰：民族正氣之培養在於教，民族正氣之發揮存乎文，民族正氣者，至中至正，至大至剛，至強至雄，民族得之則生，不得則死，充之則強，抑之則弱，所謂政治，在充實民族正氣。所謂教育，在培養民族正氣而已……凜於危亡之運，而以身爲教，使後死者，知一身生死之事小，而民族存亡之事大。烏乎！先生於是歲冬，以斥逆不屈，殉國西京，卒以身作教矣。其文其事，炳然在人寰，將令千載下緬懷其見危授命，慷慨獻其丹心碧血於民族，以激揚灑氣，炤此乾坤，詎非國父所謂以個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，立國家億萬年不死之根基者歟？吾抗倭七載而民氣不頹者，遠有先賢昔烈之遺風，近則先生實身教之也！夫學問非辭章學位之謂，在學做人。官吏非祿位權勢之謂，要能治國。經濟非聚斂屯積之謂，重在裕民。是以今日苟

不致力民族正氣之培植，以改建邦人心理，使歸誠篤公忠，確立民主法治，樹之風聲；則凡百建設猶築屋沙礫，瞬息隨波汨滅，豈不殆哉！昔伯夷降典，折民惟刑。劉向上漢元封事曰：自古明王未有無誅而治者也，故舜有四放之罰，孔子有兩觀之誅，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。賈誼曰：禮禁未然之前，法禁已然之後。呂新吾曰：法者本天理人情而定之。蓋舜與孔子之所誅罰，毋乃怒天下之怒，快人情之快者乎？國父體天人心，融情理法而成三民主義，以垂萬禩法治之典謨。要舉國家貴賤親疎，咸肅厥綱紀，庶凝無數散沙而爲一鞏固之法治國家，今當憲政將始，使有姑息養奸，徇情藐法，則不惟違聖化，墜國綱，且悖天理人情而反主義，是危亂之機也。吾故曰：先本以建人極，今建設之急也。

三曰：今後防海護僑實邊之不可緩也。今之言國防者，不曰：無空防

卽無國防，或曰：武裝領空便無敵，以爲有防空則國防之能事畢，而子孫萬世之業弗朽矣。噫嘻！胡不思事理之本末；不察中外史地，與列邦攻守之勢邪？夫濱海民族，苟無利海權者，必不保領土，領空云乎哉！今雖有空襲，毀物質耳，弗克略地而奪民也。空軍乃海陸軍之輔，攻之銳；非守之主也。吾華統九州四海，雄峙亞東，其東南北海岸綫長可二萬里，且有冰凍之軍港，漢建元中張騫秉節大宛，越玄漠，窮絕荒，播威德於殊俗，化及燉煌酒泉，西至鹽水，設使護田。漢書贊之曰：大宛之迹，元因博望，始究河源，旋窺海上，條枝西入，天馬內向，葱嶺無塵，鹽池息浪。以見漢初經略邊陲已兼陸海焉。試追緬漢武唐文之大業弘猶，元初之遠蹕高掌，東征跨海，七下南洋，縱橫海宇。版圖寥闊。撫感今昔，能無愧奮。明永樂鄭和率水師數十萬開數百載基業於南洋，載國威繫諸夷四歸。自是

琉球暹羅等朝貢踵相接，迄俞武襄，戚武毅之平倭，鏖戰江浙閩粵間，海波爲赤。至今想見其樓船蔽日，戰雲盪氛，風烈威光，焜輝青史，豈不偉歟？迨亡清康乾間，我海疆東猶奄有朝鮮庫頁琉球澎湖臺灣中南半島等，洲岸交錯，島嶼星羅，天然形勝，拱衛神皋，有金湯之固，顧清季昏瞶，強隣乘之，遂宰割任人，屏障漸失。咸同之際，雖有左宗棠李鴻章等力倡籌辦海防，已而鉅費竟移以營頤和園，供拉那氏一人之荒樂，致功敗垂成。及甲申中法之役，甲午中日之役，北洋海軍覆沒，廣廷所簽訂之辛丑條約，大沽及沿海礮臺以盡削，天津條約出，吾領海與內河任英美法日之軍艦商舶橫行如入無人之境，自是外來武力，文化及經濟侵略，由海口而深入腹地矣！近百年來，吾神明裔胄，喘息於彼帝國主義礮艦威脅下，何求不得，非極有史恥痛之劇邪？語曰：寇至自海，古今一轍。苟無國父起